

書香處處

《佈道神學》

唐崇榮著。台灣：校園；1987。



潘勝利

(基督工人神學院道學碩士課程一年級學生)

我的驚歎

在國內就已經讀過唐牧師的《佈道神學》，每一次閱讀都讓我有不同的感受和收穫。但這一次特別讓我感到吃驚的，竟然是四個阿拉伯數字：1987（該書出版年份）。

也就是說，唐牧師傳授這個信息的時候，我才八歲，而我這次在美國的神學院專心致志的閱讀本書並作摘錄的時候，正是唐牧師傳授此信息後的整整二十個年頭。古人使用「斗轉星移」一詞，來形容季節和時間的變化，對於現代的人而言，時代的變化之快已經難以找到合適的形容詞了。

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時代中，唐牧師的《佈道神學》依然歷久彌新，就像他昨天剛剛傳授過這樣的信息；同時在書本中也感到了他那激昂地吶喊聲，和說話的氣息。這令我感到震撼，以及由震撼而來的不斷地反思。如此的情形，我已經是第二次了。

第一次當數閱讀滕近輝牧師的《時代的挑戰》。讀罷該書，我的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感，直拍手叫絕。我驚歎滕牧師那先知般敏銳的眼光和睿智的洞察力，能在二十世紀的末期寫出如此的信息，我敢保證，這書應該是滕牧師的佳作。不料，我還是傻眼了，《時代的挑戰》一書竟在 1975 年就已經出版，而我閱讀此書的時候正是它問世後的整整第二十個年頭。

然而，無論是唐牧師，還是滕牧師，他們都只是在傳達神所交託給他們的聖言，而這些出自於聖經的理念，理當是不受時潮的衝撞而搖晃，並在每個時代中扮演著中流砥柱的角色，昔日是這樣，今日是這樣，明日亦是如此。

佈道事工不是兒戲，它直接挑戰於魔鬼的權勢，並在撒旦的利爪之下搶救生靈。如此重要的工作，我們當然不能靠自己，拿唐牧師的話來說，我們「無論怎麼老練，也比不上魔鬼的經驗。你有幾十年經驗，他有幾千年！」（頁 153）

但是，神聖的福音使命，仍然需要我們在順服神的前提下，奮起猛攻，衝破一切堅固的營壘，而不能做一個逃避者。讓我引用滕牧師在《時代的挑戰》一書中開門見山的一段話作為勉勵：

那些留在時代夾縫裡的人，可以分為兩種，一種是由於對時代的特性缺乏認識，以致在不知覺中被撇在時代後面的人；另一種是逃避時代的挑戰，而鑽入夾縫裡面藏身的人，總之，他們都成了時代的犧牲者。

佈道神學反思

唐牧師在本書中顯明瞭他先知性的職能。總結本書，他在如下四個方面指出了這個時代的弊病，並用神的話作為校對、修正，使佈道事工向神歸回。

一、神學的目的——佈道並使人認識神

在中國大陸，自 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，由於歷經腥風血雨，教會便只能在閉塞的狀態下默默成長；並在與普世教會隔絕的情況下，它發展出了一套獨特的建造教會的體系，這也包括了講道與神學的體系。在「紅色」年代，講道人成為了一個個的囚犯，監牢的煎熬成就了一代的英雄豪傑。也正是這些非凡的經歷，見證了傳道人對基督的忠貞不渝。對於那些歷史老人，他們最甜美、最感人的見證乃是「配為基督的名受辱。」（徒 5：42）並具體體現了什麼叫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的美德。

然而，也正是此種特殊的經歷和傳統背景，使教會忽視了對神學的認識，產生了重感性而反對理性的局面，此種現象大致表現如下：

輕視訓練，認為自己能直接領受神的啟示；藐視知識，認為知識是使人自高自大；反對文化，認為文化是破壞傳統的罪魁禍首；抵擋社會人文科學，認為人類文化及科學都是「屬地」的；抵擋神學，認為神學都是「人學」，特別是講道人要進神學院受訓，必然會遭到「嚴肅」的反對。

凡此種種情況，其實是出於對神學訓練的成見和恐懼，以為讀了神學必然會失去基督的生命，神學只不過給人增加頭腦的知識，並使人變得自高自大。而恰恰相反，唐牧師在本書給我們指明了神學的本質——「神學就是上帝和道，有系統的認識上帝的道就是神學。」（頁 4）他繼續指出，「誰能抗拒認識上帝呢？上帝說：務要認識耶和華，竭力追求認識他。神學是每一個信徒應當負起的信仰責任，因為這個知識系統是要我們更認識上帝，更明白與上帝的關係。」（頁 4-5）

假如我們都理解了神學的本質，也就不至於出現中國教會幾十年的「神學恐懼症」，而那些實在以神學學位自誇的「神學家」們也就不會忽略神學院訓練他們無非是要他們完成大使命，向未信主的人佈道。因此，本書據理力爭地寫到：「懂神學不能不去佈道，去佈道不能沒有神學基礎。一個只做神學家而不佈道的人，大有問題；一個只作佈道家而不研究神學的人，也大有問題。」（頁 5）那麼，什麼是佈道神學呢？作者如此寫道：「佈道神學就是傳福音的理論基礎，神學是它的內涵，佈道是它的延伸。」（頁 5）

感謝神，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已經水落石出，即學習神學的目的，乃是佈道，並使更多的人能認識真理的神。

二、福音的真意——人的罪和神的救贖

福音要解決什麼問題呢？只是安慰受傷的心？只是今生的滿足？只是無止休的所謂的「愛」而沒有看見神公義的要求？

縱觀本書，從第一章開始，到結束部分，恰到好處地指出了「罪是一個事實，如今已氾濫污染到文化也遮掩不了的地步。基督教的福音與神學要先從上帝的救贖工作開始，一切要成為新造的、一切要改變過來，才能建造。所以，明白上帝啟示的救贖福音，刻不容緩。」（頁 11）

我來美國不過一個月，在來美國之前的好些年，我一直在瞭解和關注美國華人教會的現狀。我發現，「成功神學」，以及「愛的神學」對教會影響較大，特別是表現在佈道和福音事工上的「救恩與世俗妥協」之上。

「嚴格說來，今日基督徒的墮落和傳道人的信息有偏差不無關係，偉大的改教家如馬丁路德、加爾文等人，在其著作中均甚少提說上帝的愛，即或提到亦立刻加以說明『不配的罪人蒙恩，是上帝的愛』，就是避免人們將上帝的愛等閒視之。」（頁 63）

我試舉一例。

前幾天，參加一教會的福音晚會，整場晚會沒有一句指出人的罪，沒有一句提到耶穌的救贖，沒有一句提到人要相信耶穌才能得救……但在節目中所表達的竟都是些「好人、愛、福氣」等理念。在這樣的一場晚會中，實在感到如同嚼蠟，正如聖經所言，「物淡而無鹽豈可吃呢？」（伯 6：6）

試問，不先解決人的罪，罪人能重新對人生有指望嗎？或者說，傳福音佈道的目的不是要揭開人罪惡的面紗，人能得神喜悅嗎？一切偏離救贖的佈道不是佈道，而是貽害人的靈魂。傳福音不要怕說這些「消極的話」。

保羅說：「我曾定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，只知道耶穌基督，並他釘十字架」（林前 2：2）。可見，保羅的福音神學就是以十字架為中心的。保羅又說「上帝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，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上帝的義。」（林後 5：21）。

保羅在書信中所傳講的救贖論，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。

在本書接近尾聲部分，在關於「福音與新神學」的討論中，唐牧師批判了違背救恩論的新派思想。新派認為人處在進化的過程中，因此人類社會會越來越好。而這恰恰是忽略與抵擋救恩的鬼魔的道理。沒有了基督的救贖，人類沒有將沒有任何的指望！罪人不悔改永遠是墮落的罪人，無論他用多美、多耀人眼目的遮羞布掩蓋自己的醜陋！

佈道者，他的責任正是在此——指出罪惡，指引出路！

三、佈道者的心態和動力——來自於神、服務於神

我為誰做？我為什麼要做？一定要甘心去做嗎？

聖經說：「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，因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傳福音，我便有禍了。我若甘心作這事，就有賞賜，若不甘心，責任卻已經托付我了。」（林前 9：16-17）

「照著聖經的原則，沒有一個基督徒可以不傳福音，任何一個有永生的人，都應該把上帝的生命流露出來。所以，我們傳不是因為別人、不是因為教會、不是因為團契、不是因為受了上層的命令、不是因為薪水、不是因為討西方差會的高興、也不是某某人的煽動……等等摻雜其他動機的因素，而是因為這是上帝的旨意。」（頁 60-61）

多麼有力的見證！

既然我們知道是為主做，那麼，就當甘心樂意，因為知道我所服侍的是誰。

今天許多牧者、佈道者卻不是這樣，他們把每一次的工作當作牟取私利的機會，把敬虔當作得利的門路（提前 6：5）；而許多的牧者，在侍奉和佈道上半途而廢；也有部分神學生，並不是帶著異象來神學院唸書的，故此，畢業的那一年也正是離開教會侍奉崗位的那一年（不是轉到另外一個教會，而是徹底地離開了任何的服侍崗位），一切都失去了色彩。更何況，當初對靈魂的負擔，都已經拋到九霄雲外了。

「偉大的上帝已將責任托付我們了，我們用什麼態度從事這樣的托付呢？深盼每一位傳福音的人都能好好思想，直到基督耶穌差派我們的神聖意義，深植在我們心中。」（頁 63）

關於傳福音的動力，積極地心態正是我們的動力之一。在大使命「積極的本質」一段，唐牧師如此說：「『你們要去！』親愛的弟兄姊妹，多少時候我們只做你們要『來』的工作，沒有做你們要『去』的工作——你們來聽福音，不是我們去傳福音。如果我們不是用『去』的觀念建立大使命，我們就不懂其積極性。如果我們沒有主動的到那些與我們相反的人中間，把天上的信息傳開，教會的工作永遠不去突破。」（頁 80-81）

不但如此，耶穌的同在與他的能力正是我們得勝的動力。本書在「福音的能力」一章裡面，唐牧師闡述了這樣的觀點：上帝的全能，以及道的能力是福音佈道的動力。而道的能力則體現在——透視的能力、拆毀的能力、審判的能力、挑戰性的能力、對立的能力、重造的能力之上。

最後，復活的基督，是我們在佈道中最大的能力後盾！

正是由於這樣的應許和後盾，才有了強大的衝勁，無數神的僕人才會為福音赴湯蹈火；正是由於這樣的幹勁，無數福音的使者才會在世界的各個角落，播撒生命的種子。因此，我更驚歎於基督愛的激勵，竟然能夠讓我們甘心樂意地衝向征途！

四、佈道者的「穿透力」——衝破藩籬、胸懷世界

今天的華人教會存在著另一個弊病，傳福音的對象總跳不出華人圈，這跟韓國人的普世宣教意識大相逕庭。因此，這也是唐牧師在本書所要指正的問題之一。

「我們能不能用更廣大的心胸去發掘其他民族可愛之處呢？非華裔民族也需要福音，福音不是單為自己、或自己的民族，而是普世的、為萬民的。有些人以為，等自己的民族都接受主，再傳福音給別人也不遲，若當初猶太人也有這種想法，今天豈不是沒有一個中國人信耶穌嗎？這一、二世紀中，中國接受了多少宣教士到我們中間來，我們該送多少宣教士到別的國家去？」（頁 81-82）

許多人都共同的認為，21 世紀是中國的世紀。而中國的 21 世紀將是福音宣教的世紀。那麼，今天的中國教會是否已經做好這個福音宣教的準備？華人教會是否也預備好自己，等有一天積極的迎接中國世紀的到來？還是關起門來，獨個兒享受神所給與我們的福氣？

此外，許多教會對於侍奉的標準與最高值也存在著嚴重的問題，舉本書所記的一個例子，我們就可以明白，我們該怎樣衝破藩籬，走出象牙塔，真正的走向福音的工場了。因為一個宣教的教會才是真正健康、且在發展著的教會。

且將該故事命名為「不畫地自限」：有一次，我問一位牧師：「近來工作如何？」他說：「感謝主，我們教會坐的滿滿的。」我存心開他玩笑：「怎麼會坐滿？」他說：「因為我們很努力做工。」「這個答案不大好呢！」牧師立刻改口：「是因為我們弟兄姊妹都很愛主，大家努力工作。」我絲毫不放過，「是嗎？」「感謝主，因為主的恩典。」這樣好多了，以人為中心多半有毛病。我還沒有放鬆：「還有別的答案。」他開始生氣了，有一點變臉：「那你說吧！」我說：「因為你們有四面牆壁！」沒有錯啊！把牆壁打掉試試看還坐得滿嗎？許多滿足感是人為的。要教會坐滿很容易，中間砌一道牆就行了；要佈道會坐滿更簡單，租小一點的地方。（頁 150-151）

就這麼一次簡簡單單地對話，卻激起我們的深思。試問，福音佈道的出路在哪裡？它不應該被困於某一個實體之內，它應該是沒有地界、沒有國界，它應該是從耶路撒冷到地極的，它更應該是「沒有人禁止」的！

對照唐牧師二十年前所發出的「曠野」的呼喊，今天的我們將如何來正視呢？

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第八期，2007 年 4 月。